

書海漫遊

北京的一隅，墨香與書香交織，一場關於先生、文脈與傳承的對話，在「那些在長途上行進的先生——汗漫《與誰同坐》新書分享會」上緩緩鋪展。詩人、小說家邱華棟，作家、評論家徐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敬群，與作者汗漫圍坐閒談，指尖拂過書頁間的先生群像，字句間皆是對文化根脈的敬畏與追尋，一同解讀這部耗時四載打磨的散文集，藏在文字背後的精神密碼與時代回響。

大公報記者 任芳韻

# 與先生同坐 赴文脈之約

## ——《與誰同坐》打撈被遮蔽的精神星光

汗漫，中國當代作家、詩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詩集、散文集《片段的春天》《漫遊的燈盞》《水之書》《一卷星辰》《南方雲集》《紙上還鄉》《居於幽暗之地》等作品。曾獲人民文學獎、孫犁散文獎、琦君散文獎、雨花文學獎、揚子江詩學獎等文學獎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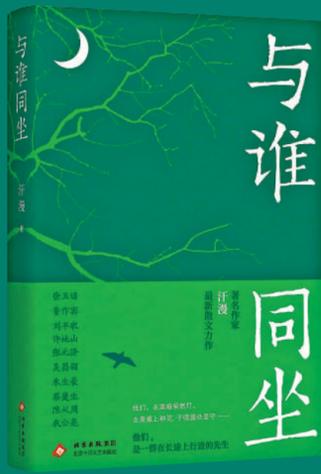
「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蘇軾筆下的悠遠意境，化作汗漫新書的書名，也成為貫穿全部作品的精神內核。這部最新散文集，以細膩的筆觸，聚焦徐玉諾、董作賓、劉半農、許地山等十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化巨擘，將詩人、考古學家、作家、出版家、畫家、琴人等不同身份的先生身影，一一镌刻於紙間，串聯起百餘年來中國現當代史的滄桑與璀璨，也承載着一代知識分子，在啟蒙、救亡、解放、變革的時代浪潮中，從未動搖的思考與堅定的選擇。

### 追述十位先生生平點滴

書中沒有宏大的敘事，唯有對先生們生平點滴的溫柔追述，那些看似平淡卻足以震撼人心的瞬間，被小心翼翼地留存：1932年7月的那個午後，胡適探望張元濟，臨別之際，張元濟半攙半扶着，親手從自家池塘邊摘下一支含苞的荷花，以荷為筆，輕聲寄語「當寫出絕妙好詞」，胡適躬身致謝。

園林學家陳從周在主持修復豫園的關鍵三年間，接連遭受喪妻與喪子之痛。他忍着巨大悲痛，夜晚就睡在豫園的小房間裏，堅持完成修復工作。汗漫認為，這種「在廢墟上重建花園」的堅韌與犧牲，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劇力量。

在新書的後記中，汗漫將十位先生身上的精神，凝練為「君子、士、大人、先生、俠、知識者」，這六個詞，是先生們的精神寫照。他說，書中的十位先生，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個體，每個人的身邊，都有師長、同道、學生與知己，相伴同行，相守相望，一同構成了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群像。張元濟身邊，有鄭振鐸、徐玉森、何炳松等「文獻保護同志會」的諸君子，共護文化瑰寶；陳從周身邊，有俞振飛、貝聿



◀《與誰同坐》，汗漫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那些在長途上行進的先生——汗漫《與誰同坐》新書分享會」現場。大公報記者任芳韻攝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著，百花文藝出版社。



## 「文學生命力 在於滾燙的人文溫度」

「文學的生命力，在於具身的創作，在於滾燙的人文溫度。」作家徐可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談及AI是否可應用於文學創作時說：文學創作從來都是人類獨有的精神奔馳，AI不該涉足原創文學的淨土，即便作為輔助，也需守住清晰的邊界，不擾創作本真。

在徐可看來，創作的靈魂從來都是獨創性，每一篇作品都是作家精神世界的獨特投射，是獨屬於自己的文字印記。若借AI生成內容，與抄襲無異，更是對創作本身的輕慢。面對當下網絡文學中AI生成作品氾濫的現象，徐可直言難以認同。在他眼中，網絡文

學即便多是未經專業文學訓練者的自發創作，亦是新大眾文藝的重要脈絡，其創作本質與專業作家別無二致——皆是「我手寫我口、我手寫我心」，皆是赤誠的自我表達。哪怕文字笨拙、筆觸稚嫩，哪怕敘事稍顯囉嗦，只要藏着自己的真心與故事，便是真正的創作。可若依賴AI，剝離了自我表達，網絡文學終將失去生命力，走向消亡。對此，徐可與韓敬群有着相同的判斷：即便只是用AI美化原創文字，亦是借用他人勞動，更會弄丟自身的文字風格，讓作品失去獨有的辨識度。對於部分小說家借AI尋找故事方向、搭



許地山與其作品《落花生》。

銘等大家，共赴文化之約。從這些先生身上，總能強烈感受到一種「來不及了」的緊迫感，與「捨我其誰」的使命感，那是文人對文化的赤誠，對家國的擔當。

分享會互動中，關於讀者對文脈傳承、知識分子精神的問詢，汗漫認為，文脈如不可割裂的大河，當代人與先賢的家國情懷、文化擔當從未改變。每個人都是文明的傳承者，與先賢同行、與文脈同行，便是「與誰同坐」的深層答案。

### 優秀散文應樸素真摯

在邱華棟看來，汗漫四十年的創作生涯，恰如一條溫潤的河流，前二十年寫詩，以筆墨抒胸臆；後二十年寫散文，以文字載深情，每一步都走得堅定而從容。

邱華棟認為，《與誰同坐》最動人的價值，在於它撥開了歷史的迷霧，讓那些本應熠熠閃光的文化大師，重新走進了公眾的視野。這十位先生，在各自的領域深耕不輟，創造了不朽的成就，卻因種種原因，被時光輕輕遮蔽，而汗漫以細膩的筆觸，將他們的故事一一打撈，讓他們的精神得以重見天日，讓讀者得以窺見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那些珍貴而動人的細節。

書中徐玉諾的往事讓邱華棟印象深刻：送別友人時一時興起同赴北京，身無分文便登報求職。那份不問世俗、不計得失的純粹，那份至情至性的赤子之心，讓邱



陳從周與其作品《中國文人園林》。

建創作框架的投機之舉，徐可明確反對——創作本就是一場獨自的探索與沉澱，依賴AI尋求捷徑，本質上是創作力匱乏的「黔驢技窮」，更是對文字的不尊重。韓敬群補充道，當下AI仍處於野蠻生長的混沌階段，有人借其投機變現，不過是短暫的喧嘩。AI的本心，應是人類的得力幫手，而非替代

華棟深深動容。他笑着說，這看似「不靠譜」的舉動，恰恰是最具創造力的詩人的模樣，剝離了世俗的功利與計較，唯有純粹的熱愛與真誠，這便是文人動人的風骨。

徐可以書中許地山為例，坦言大眾對其認知多停留在《落花生》中「做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講體面，而對別人沒有好處的人」的諄諄教誨，卻很少有人知曉，這位溫潤的作家，在故宮文物南遷等重大歷史事件中，曾付出過多少心血，曾堅守過多少日夜。而《與誰同坐》，恰好填補了這份認知的空白，以細膩的筆觸，展現了許地山先生鮮為人知的一面，也展現了十位先生生平與精神的豐富維度，讓這些被忽視的文化大師，變得可感、可近、可學。

徐可認為，汗漫的散文是「新古典主義散文」的生動詮釋，沒有刻意的「抒情腔」，卻藏着最本真的抒情。「中國散文，自古便有偉大的抒情傳統，這份傳統，不應在21世紀的當下被拋棄、被遺忘。人們所反對的，從來不是抒情本身，而是那些過度的、虛偽的、扭捏作態的抒情。」他以孫犁《書衣文錄》為例，強調優秀散文應樸素真摯，文化散文不應是史料搬運或是炒冷飯，而是應有新發現、新感悟，汗漫的作品，正是這樣一部兼具溫度與深度的佳作。

### 人間煙火氣打動讀者

韓敬群從文化史角度，肯定了《與誰同坐》的深層價值。他以唐詩作比，坦言文化傳承既要銘記李白、杜甫般的巨擘，也不應忘記王之渙、張繼等「微光」，而汗漫的創作，正是「發潛德之幽光」，將十位不被熟知卻極具風骨的先生，一一呈現在讀者面前，讓文脈的力量，得以延續。

談及「先生」二字，韓敬群辨析其雙重意蘊：既有「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的崇高敬意，又有平易近人的人間煙火氣。從陶淵明自稱「五柳先生」、白居易稱「醉吟先生」，到杜甫稱呼困頓友人鄭虔為「廣文先生」，皆可見「先生」有人間煙火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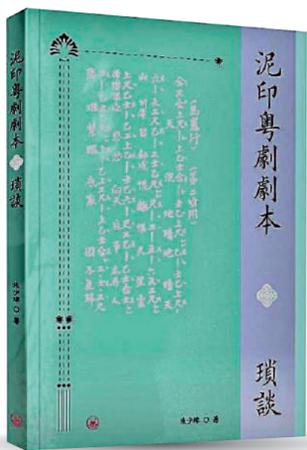
韓敬群說，《與誰同坐》中的十位先生之所以能打動無數讀者，正是因為汗漫捕捉到了他們身上的人間煙火氣。就像翻譯家朱生豪，人們熟知他，是因為他翻譯的莎士比亞作品，讓西方文學的光芒照亮了中國文壇，卻很少有人知曉這位溫潤的翻譯家，也曾寫下「今早醒來甚是想你」這樣溫柔的句子，數百封情書，字字深情，句句柔軟，讓人們看到了他卸下光環後，深情柔軟的一面。汗漫以細膩筆觸，讓先生們走出歷史塵埃，既讓讀者讀懂了「先生」的內涵，也讓文脈的

溫柔與厚重，得以代代延續，這便是《與誰同坐》動人的價值。

人類精神創造的「殺手」，它的價值，理應在科技領域綻放，而非僭越文學的淨土，取代人類的靈魂書寫。

## 《泥印粵劇劇本瑣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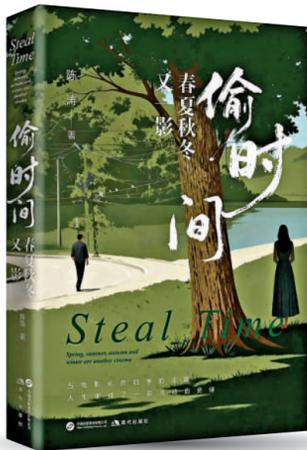
- 作者：朱少璋
-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出版時間：2026年2月



該書以泥印粵劇劇本為主題，深入淺出，圖文並茂。內容包括：追溯「泥印」在印刷史上的發展線索；縷述「泥印」的印刷原理、特色及步驟；分析泥印粵劇劇本的特色及價值；展示校訂泥印本的步驟和方法。

## 《偷時間：春夏秋冬又一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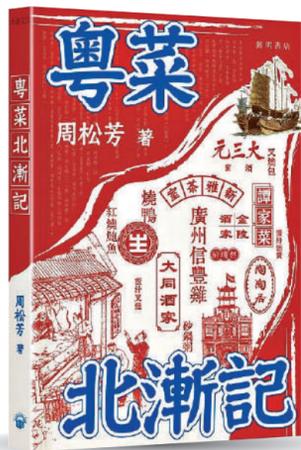
- 作者：陳濤
- 出版社：現代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26年2月



作為一本以季節為線索的電影鑒賞指南，作者結合專業背景和大眾心理對經典電影和流行電影進行深入淺出的解讀，既能讓讀者更進一步了解流行文化，加深對電影的認知，又通過對同類電影的歸類式解讀，使得讀者能夠夠了解季節、時間與電影的深層聯繫，進而將其發展為一種日常化的季節電影美學。

## 《粵菜北漸記》

- 作者：周松芳
- 出版社：開明書店
- 出版時間：2026年1月



該書是著名飲食文化學者周松芳專述粵菜在晚清民國之際北漸之情形的新作。作者廣蒐史料、下筆精準。雖為粵菜食誌，卻能容納大千，其間不乏文人學者、政商名流之軼聞逸事，更見區域盛衰、風氣燻變，可謂一部意蘊深長的飲食文化生活史。

書訊